



人物名片

竺洪波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著有《四百年〈西游记〉学术史》《西游释考录》《西游学十二讲》等专著。



直播间卖书 作家在场很重要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以网剧《我的阿勒泰》播出为更多读者熟知的作家李娟，前不久做客“与辉同行”抖音直播间，与主播董宇辉进行了一场对话，虽然整场直播并没有烘托卖书的主题，但直播结束后，还是有14万余单的成交量，显示出直播间卖书的影响和效果。

不只是李娟，直播间近期还出现了余华、南派三叔、陈鲁豫、冯唐等不少作家的身影。细心的网友会发现，作家现身直播间频率最高的日期是每个月的23日，这一天成为作家们的“直播日”，可见每年4月23日的“世界读书日”在平台的推动下，成为每个月一次的“网络读书日”。

当作家出现在直播间，网友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，除了听到关于文学、写作、生活的分享之外，在直播间是有书可以买的。想买书的网友，寻着直播间里的购书链接，如同在实体店将心仪之书取在手中拿去结账一样直接而自然。

以往读者想要与作家交流，需要去图书馆、书店等现场。随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达，进一步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。而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崛起，使得

作家在同一个时间段内，与上万读者“见面”，而且视频的呈现方式，使得作家的形象与言语得以用更形象、更直观的方式传递到读者那里。因为短视频与直播的普及，作家的在场感从未如此强烈过，包括诺奖作家古尔纳等著名作家在内，都在直播间里感受到了读者的热情。

对于读者而言，见到一位作家，听过作家一席话，再去读作家的作品，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因此在这个时代，作家的作品被读者看到很重要，作家自身被读者看到也很重要，这类以作家为主角的访谈内容很受欢迎便是一种证明。读者与观众，需要与作家有作品之外的交流，藏在书斋里的作家固然受人尊重，但愿意在作品之外坦承自己的作家，会与读者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的联系，使得读者内心的一些文化愿望，得以寻找落地。

王蒙、莫言、梁晓声等作家，都曾做客直播间，对于作家来说，书通过哪个渠道被送到读者手里并不重要，他们更在意这些书能被哪些读者认真地读过，作家们集体现身直播间，面对镜头的言辞，其实更多指向的不是卖书，而是希望读者多读书，这是写作与主播分工的不同，也是写作群体的初心所在。如果直播间在大幅卖书的同时，也能够提高所售图书被完整阅读的几率，那么对于作家进直播间这样的事，何不乐见其成？

无限妙处说西游

——访《〈西游记〉通识》作者竺洪波

《西游记》是一部世代累积之作，西游故事在长达千年的演化过程中，产生了大量西游文艺作品，体裁有话本、变文、戏曲、小说等；到了现代，创作者开始以影视剧、动漫、游戏等形式进行演绎。《西游记》何以成为经典？当代对西游故事的演绎为何如此之多？《〈西游记〉通识》作者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竺洪波进行解读与分享。

西游经典如何“炼成”

问：纵观中国古典文学“四大名著”，《西游记》可以说是被翻拍、改编最多的作品，这是文学经典生命力的表现。您认为，《西游记》为什么会成为不朽的经典？

竺洪波：《西游记》作为世界性文学瑰宝，经典地位屹立不朽。原因有两个方面：

其一，无论是“四大奇书”，还是“四大名著”，《西游记》的读者量始终占据“顶流”地位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金戈铁马的阳刚风格，一些女性读者似有本能的疏远，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则遭遇不同程度的“少儿不宜”。《西游记》妇孺皆知，老少兼爱，具有全方位的大众共鸣。《西游记》堪称奇书中的奇书，名著中的名著。

其二，《西游记》自身品质炼成永恒千秋的经典性。《西游记》的经典性源自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壮举。历史上的玄奘取经，行程5万里，历时17年，“见未闻经，闻未闻经”，既学习外来文明，又传播中华文化的卓然风采，史称“万古风流，一人而已”。这是一个伟大的“中国故事”，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化伟人。《西游记》是神话化的“西游故事”，史书记载“此等危难，百千不能备叙”被形象化为“九九八十一难”，化为笔底烟霞，成为令历代读者赞叹不绝的文学奇观。

《西游记》经典性源于时间的沉淀。玄奘取经回国后，西游故事在历朝历代广为流传。先后出现了大量西游传说和文艺作品，《大唐西域记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《西游记杂剧》和《西游记平话》堪称具有重要意义的“关键少数”。其中“一记一传”共同开启“西游故事”的文学性书写，《诗话》奠定了《西游记》文本演化的神话性方向和降妖模式，《杂剧》与《平话》则使《西游记》人物全面定型，情节构架宣告固化。

《西游记》的经典性还来自天才作家的生花妙笔。《西游记》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小说。千百年来，街头坊间的口耳相传，戏班乐坊的浅吟低唱，早已让西游故事初具规模。玉在石中，只待巧手打磨，便可熠熠生辉。

正是吴承恩（因《西游记》作者存争议，暂以“吴承恩”指代作者）搜集以往全部西游故事，又根据小说艺术的结构特征与书写原则，将之荟萃、改编成大部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。

表现“西天取经”母题的西游“记”，书名大概率应该像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或《鲁滨孙漂流记》那样，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。从取经求法的题材上看，它似乎是一部宗教小说。然而，《西游记》却偏偏是一部汪洋恣肆、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，这无疑是吴承恩的天才创造。

新创拓展《西游记》叙事空间

问：西游故事不断被改编、演绎，尤其是近几十年来，影视、动漫、网络游戏、游戏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以西游故事为题材的作品，一些作品

获得了极高的大众关注度和美誉度。您认为，其原因是什么？这些改编中，有哪些传承、误读及创新？

竺洪波：作为经典的《西游记》从不过时，在每个年代都可以凭借自身的独特魅力获得新生。在当下，各种影视改编、动漫制作风靡一时，独特的西游表情包丰富着年轻人的网络交流方式，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连年位居各视频网站点播量前列，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、电影《大话西游》、网络文学《悟空传》以及各种戏谑的“西游职场启示录”和具有现代娱乐性的《西游记》游戏项目，都是西游故事与时代、与社会、与各种艺术样式发生的精神共振。《西游记》俨然成为当下最有活力、最受欢迎的文化IP。

除了经典IP固有的孵化功能，《西游记》的超强活力还与其特有的传播机制相关。

《西游记》以降妖伏魔为情节框架，其中有千姿百态的神魔形象，匪夷所思的腾挪变化，有斗转星移、仙石迸裂的自然奇观，还有上天入地、呼风唤雨的神仙法术，但原典的文学描写先天不足，戏曲表演又无能为力，导致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及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与《红楼梦》显赫。但是当代社会的影视技术、数字技术弥补了这一短板，化劣势为优势，将文字的枯燥化为蒙太奇的神奇，从此，《西游记》找到了最为完美的传播媒介，西游神话故事有了更为广阔的舞台，《西游记》的大众传播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。例如孙悟空金箍棒的出现，总是伴随万道金光、千重万海，伴随震耳欲聋、摄人心魄的洪钟之声，其神奇叹为观止，它变幻莫测，大时为擎天柱，小时为绣花针，纵横变化，随心所欲，令人心旌神摇，这在银幕荧屏中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展现。影视、动漫和网络3A制作以高科技为支撑，可以预期，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我们还将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《西游记》佳作。

这些作品对《西游记》的传承（包括创新与误读）是有目共睹的。比如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以一种颠覆性的爱情演绎的方式，丰富了“御弟哥哥”的内心世界，成为一个新的经典形象。新近爆红全球的3A游戏《黑神话·悟空》则另辟蹊径，以大圣归来为始发点，表现悟空拒绝斗战胜佛之位，归隐花果山，反招杀身之祸，游戏任务由此展开。这类创作属于后西游故事，悟空的遭祸与斗战胜佛的王者荣耀形成强烈反差，很好地拓展了《西游记》的叙事空间。

《西游记》的版本与阅读

问：有读者认为，《西游记》版本不及“四大名著”其他三部丰富，尤其是《红楼梦》，其版本研究是学界十分关注的议题。请您谈谈《西游记》的版本情况。

竺洪波：对于《西游记》的版本不及其他名著丰富这一说法，存在一些误解。随着相关版本资料的渐次刊布，我们始知情况并非如此，《西游记》版本的复杂性超乎想象。即以所谓“附录”（即唐僧身世故事）的版本意义而言，学界至今未有定论。

《西游记》现存明清版本共13种。其中金陵世德堂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（世本）和黄周星、汪澹漪笺评本《西游证道书》分别为明清两代的代表作。此外，百回本世本以前存在大量西游文艺，学界称之为《西游记》古版本。清季以降直至当下，《西游记》文本继续演化，出现了诸多衍生版本，如海外译本和少数民族文字译本，尤其是人文本等几种当代通行本更见重要。

这些版本的关系复杂，如明本与清本的关系，全本与简本的关系，原本与笺评本的关系，世本与祖本的关系，善本与通行本的关系，它们或错综复杂，或相衔相衍，或浸透重叠，不解其故者简直茫然无头绪。



具影响力的《西游记》版本。

问：当下的文学教育提倡“整本书阅读”，请您为读者介绍一下整本书阅读《西游记》的方法。

竺洪波：《西游记》是一部具有奇特体制——即神话小说性质的文学经典，展开“整本书阅读”的方法具有特殊性，首先需要确立相应的阅读原则。

其一，神话小说的先验性逻辑。《西游记》唐僧取经的缘起，唐僧前生是如来佛祖的二弟子金蝉童子，因为在如来讲经时随意睡觉，遭到重罚贬下尘世，化为佛子，需“苦历千山，询经万水”，远赴西天取回真经之后得道成佛回到佛界。由此可以明白作品的构思：唐僧遭遇千魔百怪，“此等危难，百千不能备叙”。但他注定要一步一步一个脚印，用脚丫丈量完十万八千里的西行征途，完成取经功果。孙悟空神通广大，背着群山路一路奔跑小菜一碟，却背不起百斤重的唐僧飞至灵山，反倒要历时四寒暑苦度九九八十一难。作品的先验性逻辑规定：唐僧取经的功课，既不能速成，也不能“代驾”。

其二，民间文学的立场。《西游记》经历长达千年的累积、演化，总体上属于民间文学，因为故事来源繁多，素材系统不一，作者在创编定型时顾此失彼，留下诸多接榫不合、逻辑颠倒的疵漏。大凡民间文学，文字相对粗劣，甚至“漏洞百出”，或许是其常态。

这里举一个《西游记》中的例子：太宗入冥，贞观一十三年当死，崔判官开后门，“将一字上添了两画，成贞观三十三年”。查历史年表，贞观一十三年（627—649）只有二十三年，哪里有什么贞观三十三年？显然，作者并非不知历史常识，而是出于自觉的写作追求，添一画，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死去，符合历史真实，但似乎显得阔气小气；添二画，太宗增添二十年大太阳寿，崔判官很解气，读者也很过瘾。为了艺术审美的需要，作者暂且把“历史真实”放置在一边了。

如果我们掌握了《西游记》的神话逻辑和民间性特征，许多疑问就会豁然开朗，不会在一些具体的枝节问题上纠缠。

陈雷

新作述评

走过岁月 看见富春

——《江南因有富春江》读后

在江南，一脉蜿蜒流淌的富春江，如同一条飘在富春大地上的碧色丝带，牵系着两岸居民的血脉与记忆。作家黄玉林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气息，写下烙有富春印记的散文集——《江南因有富春江》。

江南因有富春江，于是耳畔有江水声滔滔不绝，眼底有山色明媚秀丽，骨血里有文脉绵延不息……由此可见，黄玉林以“富春寻文”“闻江听水”“山乡味道”“停车问山”“岁月深情”“云洗时光”“江南人间”和“江城赋韵”命名的系列散文，并非简单的归类，而是催生一种写作的自觉，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人和事建立一篇篇生存档案，以散文之名进行记录。

他写富春山水，写人文历史，写街头琐事，也写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。饶有意思的是，黄玉林文字的节奏与气息，与江南自有的气质形成默契统一。在他笔下，雨中撑开的伞宛若富春大地上一朵朵绽放的繁花，小巧精致，绚丽多姿；小径口的柚子树随绿孕育，遇雨生长，一只只金黄的柚子如同盏盏明灯，照亮人们回家和前行的路；风里摇曳的银杏叶是有生命的，她们在晨风中，在夕阳下不断为世界鼓掌，成为一道风景；被荒草覆盖的胜利小学曾为无数农家子弟编织梦想，为他们年轻的生命注入灵魂和生趣，虽废弃多年却始终留存于作者记忆中……黄玉林以敏锐细腻的观察力和觉知力，从寻常事物之微末处找寻时间的脉络、生命的痕迹。细细品读，字里行间似能听

见源自根系、地缝及果实内细胞生长的声音，眼前也氤氲起富春江上的清新水汽。

事实上，走进作者笔下的富春风物并不难，难的是真正进入他用文字构建的叙事场域，融通于他内心的表达诉求，体悟他创造的精神世界。黄玉林熟谙这片土地的每一条沟壑、每一汩江流，乃至每一种气候变化、每一缕街头巷尾的烟火气，赋予它们独一无二的色彩，并将之付诸笔端。当我们沉潜一颗心，贴向富春大地，便能更深层地领略他潜藏于文字罅隙间的深情与哲思，正如他在《后记》中所说：“所有的文字，都饱含着我对江南最深、最独特的感情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的景观风物，处处投射着作者本人的倒影。于是乎，春天的绿草是“清爽淡雅，含蓄内敛”的，“仿佛是天竺江南量身定制的生活品格”（《春天买茶》）；晚风里的水稻会“矜持地点点头”，“它们前半辈子腰杆的挺直，是为了后半辈子成熟的沉思”（《清风月里万市安》）；飘动的云雾“时聚时散，时浓时淡”，而这“本就是人生的常态”（《闲居云洗山舍》）……我们看到，黄玉林笔下景与物的背后，站着一位温文尔雅的“我”。而这样质地的文字，完全得益于他丰富的生命体验与丰厚的学养积淀。当我们读到夜雨中的恩波桥，读到烟火味浓郁的苕浦路，仿佛能看到一位温润如玉的男子行进其中，他在桥上踱步，在书屋闲读，从街头巷尾穿过，他就像简介中描述的那般，“戴眼镜，性温和，上班族”，脸上挂着浅笑，优雅的，淡淡的，一如水墨般恬淡的富春山水。

余光中在《散文的知性和感性》中提到，散文的知性是智慧的自然洋溢，而非非学的刻意炫耀，知性的散文往往要跟感性交融，才成其为“理趣”。是故，作者对富春大地满怀赤诚与深情，故有散文之“感性”；对寻常生活具有独到非凡的见解，故有散文之“知性”。而感性与知性的交融，成就了黄玉林笔下的富春。可以说，江南因有一脉灵动的富春江，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气质；富春有如作者般气质儒雅平和的写作者，故而呈现出更温婉动人的神韵。

陈羽茜

